

龙凤双侠

曹
正
文



47.5
38

龙凤双侠

曹正文



圆梦 苏文艺出版社

龙凤双侠

曹正文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.625 插页1 字数76,400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,000册

书号：10141·1096 定价：0.60元

责任编辑 张昌华

一、神武镖局来娇女

话说明朝末年，朝政腐败，官逼民反。一些武艺高强的绿林好汉不愿助纣为虐，纷纷弃官出走。北京城里有个武官姓罗名杰，善使一对金钩，舞得神出鬼没。只因他秉性正直，得罪了上司，无奈离京奔走他乡，在太原城外开了一家“神武镖局”，专门护送良民百姓经过荒山野岭。由于罗杰有一身好武艺，威震北方，故而他的镖局也名扬黄河两岸，几十年平安无事。

罗杰死后，其子罗四海继承父业，仍打“神武镖局”旗子。四海的武艺又在其父之上，他使的是单手金钩，内功更加了得，练就两手神掌，掌到石碎，故江湖人称“铁掌金钩”。

“神武镖局”前后开了六十多年，倒也太平无事。转眼罗四海已年过花甲，因他平日仗义轻财，并无多少积蓄，他想再押几趟车，积蓄一点钱，就此关了镖局。

这一日，罗四海接到一笔生意，一位皮货商人要求把十万两银子从太原押送到山东东昌府，只要平安到达，酬金从优。罗四海见那皮货商虽生得鼠眉猴腮，但举止大方。罗四海清点完银两后，一口应允。他送走客人，便把两个徒弟叫来安排押车之事。罗四海这两个徒弟，一个是轻臂猿韩恩，一个是云中燕张鹤，他们随罗四海奔走南北多年，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。罗四海对两人说道：“为师支撑镖局多年，今已年迈，这次命你二人押此巨款，前往山东，途中务必小心，我在家收拾一下，也想另寻桃源，以度晚年。”韩恩敦厚，张鹤机灵，自然明白师父苦衷，一齐点头称是。

正说着，罗四海的另一个爱徒小镖王张杰进来禀报，说有位小姐要见罗大爷。话才说完，门帘已打起，走进来一个高大的丫头。众人看去，都吃了一惊，原来那丫头身高七尺开外，容貌粗俗，皮肤黝黑，要不是女人装饰，准以为闯进来一个山东大汉。那丫头道了个万福说：“我家小姐想见罗大爷。”

罗四海连说快请，那丫头便引进一位娇丽的少女，但见她秀眉杏眼，风韵秀逸，不仅外貌动人，而且举止落落大方，一见之下便知是大家闺女。罗四海问清情由，原来小姐名叫唐英英，是前任太原知府的千金，这次想回故乡邯郸探亲，向镖局可有顺路车捎带。

四海还未启口，一旁的张鹤插言道：“今去东昌府，正好顺路经过邯郸。”罗四海思忖片刻，点头同意，不料唐英英小姐听说这次押车的是韩恩与张鹤，竟连连摇头。罗四海问她情由，唐英英不慌不忙，说出一番道理来。

二、太行山下起风波

唐英英听罗四海问起情由，便一呶小嘴说：“耳闻太行山下盗贼颇多，很不太平，罗总镖爷不亲自出马，恐怕凶多吉少。”

罗四海闻言，莞尔一笑：“请唐小姐尽管放心，我这两个徒弟虽非武林高手，却也有降龙擒魔之技，对付几十个歹徒不在话下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又扬眉大笑，指着外面的镖旗说：“我这‘神武镖局’也不是第一天打旗子，一路上有老夫之旗引路，寻常之辈岂敢挡道劫车！”

不料唐英英仍然忧心不减，她说：“听家父在世时说，太行山附近有个大盗一条龙，武艺不凡，怕不是好对付的。”

罗四海笑道：“这一点，唐小姐更加不必多虑。‘一条龙’是义侠石恨天的绰号，此人功夫惊人，但专打贪官污吏、奸佞歹徒，从不伤害无辜。也正因如此，在一条龙的道上押镖，更加安全，少两个人也无妨。”

几句话说得唐小姐无言可说。彼此约定明天清早出发。

翌日，罗四海天不亮就起身，走出镖局，见徒弟早已安排好三辆镖车，两辆车装了银两货物，另一辆留给唐小姐乘坐。韩恩、张鹤因唐英英小姐昨日瞧他们不起，今日故意少挑了几个趟子手，只带四个人押车。不一刻，唐英英与那个粗丫头凌梅也到了。罗四海又叮嘱一番，车子扬鞭启程，不一会便消失在尘土之中。

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韩恩等人白天赶路，晚上住宿，小心翼翼，不一日已来到太行山下。那里是一个虎狼盗贼出没之地，但见古树参天，道路崎岖，走了半天路，也不见一个人影。韩恩、张鹤押惯了镖车，自然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，两人骑在马上，目光四下扫视，不敢有半点怠慢。

行至黄昏，秋风萧瑟，落叶声声，使山谷古道更增添了一种神秘的气氛。张鹤回头看去，见唐英英小姐早已吓得躲进车内，只有那个丫头凌梅时而探出头来东张西望，仿佛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吸引了她。

韩恩不敢久留此地，扬鞭催马，到夕阳西下，终于过了这一段危险的地带。当三辆马车走出古道口时，韩恩与张鹤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，但就在这时，前面突然尘土飞扬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远而近。

韩恩和张鹤大吃一惊，只见一支十二骑马队挡住了去路，为首的大喝一声：“留下银两！”

三、云中燕舍命护镖

韩恩、张鹤见惯了劫镖的歹徒，自然也不害怕。他们见为首的那人生得熊腰虎背，那张四方脸上满脸杀气，额头有一条刀痕旧伤，眼睛也只有一只，一看之下，便知对方是个亡命之徒。但他身后的马背上却有一面黄龙旗——这分明是一条龙石恨天的旗号。

凡镖车见了黄龙旗，都会安下心来，因为石恨天除了劫不义之财，从不伤害无辜，对于江湖上的同道、朋友，还肯倾力相助。韩恩拱手说道：“原来是石大侠的队伍，在下有礼了！”

独眼头目也不还礼，拉长脸说：“今天我们头儿没来，请放明白一点。”

韩恩说：“我们神武镖局罗总镖头久仰石大侠的英名义气，今日巧遇石大侠的兄弟，请代问好。”

韩恩这几句话说得很得体，一来亮出自己是罗四海的人马，二则以“英名义气”将了对方一军。不料独眼头目蛮横地说：“神武镖局也好，狗屁镖局也罢，叫你们把银子放下，走自己的路，不然，老子便要刀下无情了。”

张鹤早沉不住气了，举剑欲上，被韩恩拦住，又说：“石恨天是一条铁铮铮的血性汉子，我不信他会干出这种败坏名节、伤害无辜的事来！”

独眼头目听了，哈哈大笑说：“名节，填不饱肚子。除

暴安民、劫富济贫，这是我们头儿遮人耳目的。别噜苏，快闪开！”

韩、张两人闻听此言，怒从胆生，大喝一声：“我们神武镖局的规矩：镖在人在，镖失人亡。来吧！”说罢，与四个趟子手一齐下了马，各执兵器，摆开阵势。

独眼头目把手一招，他们十二个人便从两旁包抄上去。顿时，刀剑声，厮杀声，打破了古道峡谷的寂静。

韩恩手执双剑，与那个独眼头目战在一起，正好打了个平手。四个趟子手挡住八个歹徒，余下三个把张鹤团团围住厮杀。张鹤外号云中燕，轻身功夫颇好，他利用自己的腾挪跳跃，不一刻，便接连刺死两个对手，余下一个见机不妙，拔腿便逃，不料张鹤两腿一蹲，窜出一丈多远，已飞身追到对方背后，把剑直刺进对方后颈，顿时又一具尸首倒下了。

张鹤正杀得兴起，回头一看，见一个趟子手已倒在血泊里，另一个也被两个歹徒逼到大树底下，张鹤冲进重围，剑光闪处，又一个歹徒倒下了，就在张鹤猛追另一个歹徒时，他背后突然闪出一人，对准他后背举手一扬，张鹤大叫一声，应声倒下。

四、轻臂猿只身却敌

俗话说：明枪好挡，暗箭难防。张鹤料不到背后有人向他下毒手，那颗子弹击中张鹤后背，张鹤身子摇晃了一下，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便倒了下去，他口一张，鲜血如喷泉涌出。

韩恩正杀得兴起。他是罗四海的大徒弟，武艺在众人之

上，但今日与对方只打了一个平手，心中明白，这独眼歹徒绝非等闲之辈。此刻，张鹤失手，使韩恩大吃一惊，他再回头一看，四个趟子手已死三个，余下一个也被厮杀得无招架之力。韩恩知道师父这次失策了，但他身为“神武镖局”的人，只能以死相报。

张鹤一倒下，另两个歹徒趁机从两旁夹攻韩恩，幸亏韩恩绰号“轻臂猿”，两手特长，他招架住三个对手，连喊：“爷爷与你们拚了！”

这样恶战了片刻，最后一个趟子手也倒在血泊中，独眼头目与余下的三个歹徒将韩恩团团围住，喊叫韩恩投降。

韩恩手中的双剑被劈刺断了，他退到一棵大树旁，抓住两具尸体乱舞，就是不肯退走。他终于被一剑刺中后颈，韩恩对着镖车大叫一声：“师父，徒弟只能以死殉职了！”说罢倒在血泊之中。

经过半个时辰，一场恶战结束了。那个独眼头目看着两车白银连声狞笑，一个小喽啰发现了第三辆车上被吓得昏死过去的唐小姐，还有那个神情如痴呆一般的丫头，便报告了独眼头目，说：“三爷，那里还有个美人儿呢！”

独眼头目拉开车帘一看，独眼笑成一条缝，说：“快，快运上虎山！”

他们押着镖车走了，古道又恢复了宁静，只不过多了十几具尸体。晚风过处，把血泊中的韩恩吹醒了，他挣扎了一下，才发现自己的右手臂已断了。韩恩咬咬牙，爬了几步，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了马蹄声，正是朝自己方向驰来。

马背上跳下两个人，一个人手执旱烟袋，是个满头白发的矮老头，另一个手执狼牙杵，是个少了一只耳朵的中年汉子。



两人听见韩恩的呻吟，便走了过来。

那中年汉子扶起韩恩，说：“朋友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，我是神武镖局的人，被一条，一条龙劫了镖。”韩恩挣扎着吐出几个字。

中年汉子听完一笑，问白发矮老头：“救他？”

“好，我来救他。”白发矮老头猛地举起了那只铜制的旱烟袋……

五、施毒计一石二鸟

轻臂猿韩恩见有人来搭救，存了一丝生机。却不料那个貌似和善的白发矮老头举起旱烟袋，用那拳大的烟锅猛地朝韩恩头上砸去……

韩恩在一刹那之间，明白了对方的身份：那个白发矮老头就是江湖上号称九尾狐狸的童九天，而缺耳中年汉子必定是童九天的二寨主狼牙杵白玉明。可惜韩恩此时已无招架之力，烟锅砸下，脑浆迸裂，一条壮烈的汉子死于非命。

白玉明见童九天砸死了韩恩，不解地问：“大哥，他只知一条龙劫镖，留他当个活口，岂不更好？”

童九天阴险地一笑，捋着山羊胡子说：“还是灭了口，死无对证为好，留下活人，日后是个口舌。”

白玉明很佩服童九天老谋深算，说：“罗四海何以得知？”

童九天从袖中取出三面黄龙小旗，插在死者身上，然后两人纵身上马。不一会，便追上了虎山三寨主独额虎顾昌。他们见了镖车上的银两，哈哈大笑。童九天拍了拍顾昌的肩说：“三

弟，干得不错！”

“大哥，这银子，我不要了。”顾昌嘻笑着指指第三辆镖车上的唐小姐，说：“她，赏给兄弟当个压寨夫人！”

童九天与白玉明一起大笑，说：“三弟可是英雄难逃美人关呀！”白玉明笑着走到镖车前，拉开帘子，见一俊一丑两个女子都好象吓得面如土色的样子。白玉明与那个粗丫头凌梅的眼神一碰，凌梅赶紧低下了头。

童九天一行上了虎山，虎山是太行山的一条主要支脉。群山峻岭之巅有一座山寨，这就是恶贼的巢穴。

童九天令喽啰将镖车押入后山，然后站在寨前的一块巨石旁，对白、顾二人说道：

“银子不忙分，这场戏还刚刚开场！”

白玉明与顾昌都很满意大寨主这个嫁祸于人、一石两鸟的计谋。白玉明当年带人劫镖，被罗四海削去半只耳朵，而顾昌也因强奸民女，受过石恨天的严惩，成了独眼。如今正是报仇的时机了。顾昌扬起鬼头刀咬牙切齿说：“可惜我不能亲手宰了一条龙！”

童九天眯起小眼睛，说：“两位莫急。铁掌金钩罗四海虽是一条好汉，但毕竟上了年纪，恐怕未必是石恨天的对手，待二人斗到两败俱伤，我们还得下山拿一条龙的脑袋祭酒！”三个人相对大笑起来。

六、闻噩耗义愤填膺

童九天一行走后不久，峡谷古道又来了七骑快马，为首的

正是“神武镖局”总镖师罗四海。

罗四海何以来得这么快？其中有个原因。他送走韩恩、张鹤，料理完琐事，对这十万两镖银越想越不放心。有位朋友劝他不妨自己亲走一遭，也可借此去会会一条龙石恨天。罗四海想想也有理，虽然自己与一条龙都是声震黄河两岸，可至今还未见过面。一年前，石恨天曾专程到太原拜访自己，可罗四海正巧押车出去了。现在罗四海赶到这里，竟意外地发现了眼前的一幕惨剧。

两个爱徒与四个趟子手都倒在血泊中。韩恩脑袋开了花，早已丧命。罗四海赶紧扶起张鹤，连声喊道：“徒儿醒来！徒儿醒来！”

半晌，云中燕微微睁开双眼，断断续续从嘴里吐出几个字：“师父……一条龙……劫了镖。”说完，张鹤倒在罗四海怀中断了气。

铁掌金钩罗四海此刻心中义愤填膺，尤其当他看到爱徒背后一片黑色的浓血，便知张鹤中了毒弹。罗四海把弹子捏在手中，不由怒目圆睁说：“一条龙，你也太狠毒了！”

原来，张鹤习武多年，身有内功，虽背上中弹，还不致于丧命。但这是一枚有毒的弹子，打中人身，毒液立刻扩散，故张鹤才送了命。在江湖上，用暗器的人不少，但很少用毒箭、毒弹伤人。罗四海愤然站起，对六个摩拳擦掌的徒弟说：“向一条龙讨还血债！”

此刻已过了黄昏，山风袭人，秋凉入骨。可罗四海一行却是热血沸腾，催马疾驰。

当晚，他们宿在附近一个乡镇小店，这里离石恨天的家不过三里路。罗四海命徒儿去休息，自己站在屋里，来回踱着步

子，心中暗暗思忖：自己与石恨天平生无冤无仇，一条龙又是一个铁铮铮的江湖义侠，为何要劫这一票银子？既然劫了银子，为何又留下黄龙小旗？这说明他是故意向“神武镖局”示威，自己带了六个徒弟去恶战，恐怕不能稳操胜券。

就在罗四海寻思之际，六个徒弟中的小镖王张杰已换好夜行衣，他是云中燕张鹤的堂弟，为报堂兄之仇，决定先探虚实。他见众人睡下了，便悄悄跃上屋檐，直奔一条龙石恨天的家。

七、小凤有心解宿怨

石恨天的家，在太行山下一座小镇上。一幢简朴的庭院，却住着这个大名鼎鼎的江湖义侠。

此刻正是掌灯时分，石恨天尚未回家，家中只有他的瞎眼老母。石母年轻守寡，恨天的父亲早年与冷小凤的父亲擂台比武，死于非命，当时石恨天还不过五、六岁，石母把恨天拉扯长大。后来石恨天赴深山学艺，一去十年，石母盼子心切，朝夕流泪，竟哭瞎了双眼。

由于多年的母子相依为命，石母明知儿子不会回来吃饭，仍守在桌前。门开了，走进来一个姑娘，石母从脚步声已猜度出是谁来了。她忙问：“是小凤姑娘吧？”

来人正是江湖人称金凤凰的冷小凤。冷小凤是个二十挂零的姑娘，生得身材颀长，骨肉亭匀，妩媚的脸上有一对机灵的大眼睛，要不是一身武生打扮，谁知道她是一个神出鬼没的绿林侠女呢！

“伯母，你还没吃饭？”

石母含笑点点头，小凤便侍候老人用餐。

石母心中自忖：“要是这丫头做了自己儿媳，该有多好？”

其实，石母想的，也正是冷小凤所盼望的。这个天不怕、地不怕的女子，什么都敢说敢做，就是对自己的婚姻大事难于启口。小凤的父亲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，后来当了朝廷武官，与石恨天父亲擂台比武，失手伤了对方。自己也被打成内伤，过了三、四年后，内伤发作。他临死前对小凤说：“为父死无所憾，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还未给你订一门亲。”小凤当时才五岁，问父亲有何嘱托，小凤父亲叹口气说：“你与什么人联姻都可，只是不能嫁给姓石的人。”说完，便闭上了眼睛。小凤母亲原是冷家小妾，她有一天突然离家出走，杳无音信。小凤后来才明白自己父亲与石恨天父亲有生死大仇。但说也奇怪，象冷小凤这样一个俊美而赢得许多男子青睐的姑娘，对任何人都关上了爱的闸门，偏偏爱上了石恨天。可石恨天压根儿不睬她，幸亏石母暗中圆场，石恨天对这个与自己有杀父之仇的女子才没有以牙还牙。

石母有一天曾劝过儿子，可石恨天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娘，我什么都可依从，你让我娶这个杀父仇人的女儿，恨天宁可出家去当和尚！”小凤闻知此言，心如刀割。她想把石恨天的形象从心中抹去，可是她却办不到。小凤仍三天两天到石家，日长天久，石母也把她当成了自己的闺女。

两人正说着，外边传来了脚步声，小凤知趣地退了出去，心想：“恨天呵恨天，你我的宿怨何日可以消去呀！”

八、恨天无意结鸳鸯

来人正是石恨天，他进屋后先向石母请了安，又问：“她来过了！”石母点点头，拉过儿子的手说：“恨天呵，她对你可好了。过去的事，娘也忘记了。何况你父之死，是否是小凤父亲下的毒手，至今还没弄清楚。对她，你就不必耿耿于怀了。”

“不！”石恨天猛地站起来，说：“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”灯光下，可以看出石恨天是一个气概轩昂的汉子，他身高八尺开外，细条个子。长方脸庞上，秀眉凤目，鼻端口方。头戴紫酱缎鸭尾一字巾，火黄绒盖顶黄绢扎头，身穿古铜褶子，腰束青丝鸾带，足蹬薄底缎靴。石恨天这一亮相，赢得屋面上的小镖王张杰暗暗喝起采来。

张杰从客店来到石恨天的家，怒满胸膛，他听了石恨天这一番话，心想：你要报杀父之仇，我张杰也要报杀兄之仇。张杰想到这里，欲用一镖结果一条龙的性命。他伸手到袖袋中去摸镖，不摸还罢，一摸吓了一跳，袖袋中三支银镖竟不翼而飞了。

也就在这时，石恨天对着屋顶喊了一声：“梁上的朋友下来吧！”

张杰又吃了一惊，他纵身跳下院子，对着石恨天骂道：“不仁不义的一条龙，还我兄长。”说罢，提剑往石恨天当胸一剑。

石恨天淡淡一笑，即闪身让过，一面道：“何方小子，敢来放肆。”一面起两个指头捏住张杰的手腕，轻轻一提。张杰的剑已脱手，人往前直冲了三步。小镖王恼羞成怒，转身又要挥

拳还击，忽听院外一声喊道：“张杰不得无礼！”

喊话者正是铁掌金钩罗四海。原来，罗四海发现不见了徒弟，怕他有失，寻踪到此。

石恨天听说来人正是神武镖局总镖师，赶紧抱拳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罗老英雄，请到舍下聚谈。”

罗四海拱手还过礼，强压悲愤，把镖车被劫之事一五一十讲了，然后把三面黄龙小旗扔在地下，说：“石大侠，这六条人命、两个女子、十万镖银，你如何处置？”

石恨天闻言，惊异不已说：“恨天早在三个月之前已散伙，这等伤害无辜之事，绝非石某兄弟所为。”

罗四海见石恨天神情坦然，半信半疑。两人商定明天清晨同去劫镖之处察看。

张杰随师父返回客店，进了自己屋子，把灯挑亮，不由惊叫一声：“啊！”

九、一条龙古道释疑

原来在张杰的桌上，正放着那三支不翼而飞的银镖。张杰暗叹一声：“耳闻一条龙神出鬼没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翌日，罗四海带了六个徒弟与石恨天相逢于古道口。石恨天看了那几具劫镖者的尸首，摇摇头说：“这些人，绝非石某的兄弟，也从未见过。”他转身又对罗四海解释：“恨天素好行侠，劫富济贫，所得不义之财，全部送给附近百姓，有些事，我不愿露面，就在上面插一面黄龙小旗，对于那些为非作歹、鱼肉乡民的豪绅恶霸，恨天也常以黄龙小旗警戒之，故这种旗